

呼延云：悬疑桥段在推理小说中的设定，应该要根据情节的展开而进行，越自然越好，不能反其道而行之，为了悬疑而悬疑，为了反转而反转，那样的话就显得做作和僵硬。中国古典文学讲究“紧要处”三个字，意思是无论怎样的鸿篇巨构，关键的几个地方浓墨重彩就可以了，要张弛有道，否则，全都是紧要处，那一定让人反胃。这方面有一个典型的案例，就是瑞士作家若埃尔·迪克的《哈里·戈贝尔事件的真相》，全书臃肿而冗长，而支撑这臃肿而冗长的躯体的，就是不停的反转，以至于读到最后，人物和情节全都乱了套，逻辑完全无法自洽，BUG多到数不胜数的地步。相比之下，迈克尔·康奈利和尤·奈斯博简直成熟和老辣太多了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很多读者注意到，你的作品中包含有大量刑侦科学的内容，有些细节不仅真实而且非常前沿，而把这一类素材融入推理小说，在国内作者中非常罕见，请问你是怎么做到的？

呼延云：我在创作中一直坚持当新闻记者时养成的职业习惯——无采访，不创作。早在写《嬗变》的时候，就托朋友的关系采访过刑警和法医，后来虽然因为工作变动等原因，与他们疏于联系，但是因为受到迪弗的影响，所以一直对刑侦科学的前沿研究和突破予以关注，除了下载和阅读论文外，在一些科技类媒体上看到这类报道都会收集，此外，我有很多朋友是科普工作者，有时遇到问题我会虚心向他们请教。不过，小说毕竟不是学术论文，不可能在科学方面做到绝对严谨——感谢读者们没有求全责备。

右图：悬疑推理作品，关键的几个地方浓墨重彩就可以了，要张弛有道，否则，全都是紧要处，那一定让人反胃。



《新民周刊》：你对原创推理的现状怎么看，你认为原创推理什么时候才能像原创科幻一样“火”起来。

呼延云：去年四月份吧，“华斯比推理小说奖”的颁奖仪式在北京举办，当时我说了几句话，大意是担心原创推理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，这绝不是危言耸听，因为在那之前，《推理世界》杂志纸质版停刊了。我是做媒体的出身，媒介形式的变化对媒体内容的影响是决定性的，如果供年轻一代出道的渠道堵死了，那么原创推理的前景就非常不妙了……一年多来，我发现我的担心是错的，因为大家在用各种办法不断推进推理小说的创作、出版、宣传和推广，比如华斯比推理小说奖、QED 大奖、星火奖等等，给新人不断提供出道机会，然后直播、短视频等新的媒介形式都在慢慢利用上，今年很多新老作家都在出版实体书新作，整体水平都有提升，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形势。

至于原创推理什么时候能跟原创科幻一样“火”起来，我有着自己的看法。推理小说和科幻小说于

中国都是舶来品，而近代以来，所有舶来的文化和文明，在被我们接纳和吸收时都有一个特点，那就是如果太急于求成，那么最终即便是看似接纳成功，实质上一定是走向这种文化和文明的反面：以正向的姿态走向逆向，以愚昧的方式注解科学，以反智的喧嚣抹杀理性——我相信推理小说也不会例外，就像鲁迅在《未有天才之前》里说的：“作者和读者互相为因果，排斥异流，抬上国粹，哪里会有天才产生？即使产生了，也是活不下去的。”原创推理复兴迄今不过二十年，虽然无数优秀的创作者付出了巨大的努力，也获得了一些成就，但整体上看，底子依然很薄，无论在作品的数量还是质量上，都远远无法与日本和欧美相比。一种类型文学的兴盛，应该是多产、多样和多元缺一不可，在题材、风格、评价体系等诸多方面彼此包容、促进。在这些条件都不具备前，倒不妨放长预期，埋头创作，致力于作品本身的精进，而不要去奢求原创推理也出一个刘慈欣，拿一个大奖就能带动起来，那是不现实的。■